

### 第三名 蔡政洋

個人簡介：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四年級

曾獲東華文學獎小說三獎，散文二獎。

---

#### 〈後院〉

我一直對後院有特殊的興趣。

後院，簡單說就是住家後面的空間。

台灣的屋舍不太有真正的後院，或者說，在實際的形式上不符合我個人的想像。

漢人的三合院，四合院，擁有的開放空間是「前庭」。閩南語說是「門口埕」，如果務農，那名稱就是「稻埕」，具備了實用性質。稻埕不一定只用來曬稻穀，我的阿嬤會把高麗菜切絲，加鹽，瀝水，均勻平鋪在竹製大圓盤上，曬乾後裝袋冷藏。

高麗菜乾的味道讓人難以忘懷，又難以確切形容，菜乾似乎吸收了所有它接觸過的味道，又彷彿透過曬乾的過程，喚醒高麗菜這一路上所蘊含的一切——阿嬤的手，竹盤，陽光，乃至孕育高麗菜的泥土。

從鄉下的住家到熱鬧的鎮上，在住商混合的街區也有「前庭」，只不過在狹窄的街上，前庭縮小成了騎樓。到了傍晚，店面打烊，騎樓下的空間擺起攤販。我最喜歡的街——朴子市海通路、南通路——騎樓下賣當歸鴨麵線，賣黑白切，賣炸雞，賣臭豆腐，滿滿的氣味，讓那些路段塞車。

人們在前庭工作，孩子在前庭遊戲，在我成長的經驗裡，不存在實際意義上的後院。空間傳統上如此，經濟條件，人稠密度等各種因素，人們或許不需要，也沒有條件擁有一個美麗的後院。然而，我也在想，前庭意味著一種共享的關係，在那一個空間裏彼此照應，有時候卻失去自我……

最早對後院的想像來自電影。我很小就跟著爸媽一起看出租錄影帶，雖然多數時候，我對那賽車造型的錄影帶「倒帶機」更有興趣，我都是自顧自地在一邊玩，爸媽則泡茶看電影，等到需要倒帶時才由我操作那台機器。不過對後院的想像正是來自於好萊塢電影中，美國廣大的幅員，住商分離，獨門獨院，屋舍好像都有後門，以及後門外或大或小的庭院，可以種花蒔草，堆放物品，或是藏屍。

電影裡都是那樣演的。

那些大陸上才有的居住型式，好萊塢電影裏展現的大房子大汽車大院子，在台灣是奢侈，都是實現不了的美夢。又比如中國古裝劇裡看到的古典園林，雖然意義和空間位置上都可以算是後院之一種，可是在我自己的想像中，後院是更自由，可以隨時轉變的地方。園林需要設計規劃以及建造，完工後可以自由運用的開放空間幾乎不存在，不是我喜歡的，也不是我想描述的。何況，沒有一定的財力怎麼建假山水啊。

鄉下老家是三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築，然而其中一側留有舊平房建築以紅磚砌起的廚房。廚房外，與鄰居的圍牆之間，有一小塊空地，空地上用廢棄的金屬與竹竿支起棚架，有時種絲瓜，也吊著一盆盆蝴蝶蘭，下面種地瓜葉。整個空間大概就五六坪大。那裏午後曬不到太陽，雨來可以在騎樓及廚房外的雨棚下遮避，也不會面對大門。一個精神上屬於我自己的小小的角落，沒有叨擾，彷彿遺世獨立，彷彿。

在那裏，通常阿嬤就在廚房煮飯，午後則在客廳看重播的「包青天」，總是有一些聲音，讓我知道她就在那裏。我自己待在小小的角落，天空的範圍也小小的，雖然伸手不能及，但被反覆地確認，被好好地安置在四周圍建物所圍繞築起的畫框之中，縱有變化也不致劇烈的崩壞，一切都徐緩安適。

那可能是我至今能夠擁有的「後院」中，唯一的，最美好的形貌。

台灣地狹人稠，能夠擁有的後院，通常就只是家屋後方的一小塊置物空間，即使是高樓公寓，都多少有這樣的空間在。然而既在住家後方，平時外人是難以見到的，除非是在鐵路上——當火車從田野進入市鎮，即將進站之時，總會經過一大排人家的後院。

火車站周遭一般是一個區域最繁榮也最擁擠的地方，沿著鐵路築起屋舍，後院對著鐵道展開，鐵道構成一道結界，劃開了地域。沿著鐵路而居與沿河畔居住相似，鐵道邊的居民如同水畔的居民一樣，依賴火車站的人流而活。

列車到站前，也許比列車廣播還要更早一些，映入眼簾的是居民生活的背面，他們的後院緊鄰鐵軌，掛滿剛洗好的衣服，在僅有的空間用各種容器盛土闢為小小的菜園或花圃，或者任意堆疊所有用不到的雜物，也會有垃圾。馬路那頭可能是餐館，後院堆積著沙拉油桶，角落有清潔工蹲踞洗碗。有時見到衣衫清涼的住戶，正在晾衣服。有時也有人就坐在那，像是坐在非洲野生動物保留區的旅館陽台上，觀賞原野上的自然生態，看著緩慢起步的列車窗口……我常想若我是站在

那裏，習以為常的日常風景，一列又一列的火車轟然飛奔而過，我只是我的生活，不經意地被觀看著。

列車上像我一般無聊去注意人家後院的人又有幾個？雖然都只是一閃即逝的光景，有時卻讓我反覆玩味。仔細想來，這樣的興趣和偷窺只有一線之隔，後院通常有點私密，有點不堪，骯髒，陰暗。

上小學以後，離開老家和阿嬤，以及我的「後院」，我的父母帶我和弟弟搬至鎮上，四層樓，連棟透天的房子。房屋的「後面」，只有自行加蓋而佔據防火巷的廚房空間，外頭是排水溝，以及圍牆。實質位置上，或心理層面上的後院都不復存在。雖然，自己的房間裡，那個狹窄而且並未使用，直到我成年開始抽菸，需要到室外時才會踏入的陽台，在自己內心角落，或是某些短暫的時光中，在某種氛圍下，片斷地被記憶為像是後院的存在，卻從來不像是幼兒時期那一小塊園圃，一個穩定的空間，是可以回去的地方——可以躲藏的地方。

另外那些曾居留租賃的狹小擁擠的套房——將一所完善的家屋所能夠被區分出來的一切功能，都壓縮在五坪之內——幸運的話也許你會（暫時）擁有一方陽台，最糟糕的狀況可能連窗都沒有。於我而言，至少，至少要有一扇窗。一根煙，一段促膝長談，或望向窗外水田的短暫時間裏，讓時間的斷片在回憶中去成為「後院」。

雖然缺乏，卻很晚才意識到自己需要這樣一個空間，這種需要又一直反映在自己偷窺的傾向中。在城市裏，從幹道走進巷弄，會有種發現小天地的感覺。平時乘坐交通工具走的都是大馬路，步行走到像是花蓮市南京街、成功街那樣的老巷道，短短的一兩百公尺，有屬於久住的人自己的過往記憶和生活。這種探索和發現，有點接近去觀察後院時的感受，只是接近。巷道畢竟是開放的，和「前庭」一樣，後院不是。

有一年，和幾個朋友一起在花蓮市區聽跨年演唱會，結束後大家一起在巷弄間閒逛，走進一家小小的很有品味的酒吧續攤。酒過三巡尿意襲來，走進廁所，低頭看著小便斗，正在解放，抬起頭才發現面前開了一扇小小的窗——

窗外昏黃的路燈，照亮了那個幾戶屋子的後牆圍繞出的共有的空間，屋簷下有一座鐵皮遮雨棚，下面幾輛機車零落地停放，後牆各有緊掩的門，還有一道通往某戶二樓的鐵梯。

在那一片小天地之外，大街上人潮正緩慢散去，為了西元紀年的一年之末與初，以及稍縱即逝的煙花美景，仍感到興奮，決定去 KTV 唱歌通宵，或者立刻就

在空虛疲倦裏幻滅，想著新的一年不知道應該如何面對呢。

這時候鐵梯走下了一個人，穿著一身黑，嘴上叼著一根菸，一邊走一邊披上了一件深藍色的風衣外套。他走到昏黃的燈下，斜倚在機車上，點了菸，低頭滑著手機。看起來是剛下班的樣子，也或許是深夜勤剛要上工？我不知道。大街上的喧鬧於他無關，小窗後小便的我也是。

那扇窗外的空間，像是霍格華茲之於麻瓜，又或者桃花源之於武陵人，無疑是另外一個世界，如果不是員工或住戶，肯定不得其門而入，即使一時拐錯了彎，進入了空間之內，對他來說也只是另外一條死巷，毫無意義。對出入於這些建築物的人們來說，那裏是偷閒抽菸的時光，是開始一天工作的地方，是結束整日疲憊的歸處。窗後的我的只是無意間窺見，滿足我一時的想像，除此之外也無甚意義可言。

所以，我所說的「後院」其實都是精神上的，而且是我自己認定的，對那些被我觀察的人來說，不過就是一小段納涼的時間，或一處陰暗的空間罷了。我仍然一廂情願地認為這很重要。如果對一個餐館的服務生來說，「後院」是空檔的抽菸時刻，對公司的業務是出差時順路偷閒的下午茶，對全職照顧兩個小孩的家長是孩子午睡時的一集連續劇——那麼，待在屬於自己的書房，任意讀書的時光，似乎就是一介讀書人的「後院」了。

民國二十年，北京八道灣胡同「苦雨齋」住著知堂先生周作人，他說自己不抽菸，但以讀書替代，鎮日坐於齋內喫苦茶聽苦雨讀閒書。戰時，他編了一冊選集名為《書房一角》，內容多是讀書筆記，他說，如此等同於將自己的書房展示給別人看，也就是洩了自己的底。畢竟，讀過什麼樣的書，反映了這個人思想的組成成分，就好像告訴你我今天穿什麼顏色的內褲似的。

豐子愷在戰時辭去教職，居住在重慶鄉村自建的小屋中，他說：「我對外絕少往來，每日只是讀書，作畫，飲酒，閒談而已。我的時間全部是我自己的。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，這在我是認為幸福的。……如今在抗戰期，這幸福就伴著一種苦悶——岑寂。」周作人也說，「閒適原是憂鬱的東西」，大概是一樣的意思。自 1921 年到 1946 年，知堂老人在那胡同深巷的小小書齋裏度過了許多風雨。「苦雨齋」是屬於他的後院，在那裏他背對著世界，伏案讀書寫字，面對的是自己。

對魯迅並沒有類似的想像，或許是他「橫眉冷對千夫指」的形象根深蒂固，彷彿他一直站在荒原中直面一切風霜，孤身一人，天地悠悠，像是徐皓峰在《一代宗師》劇本中寫的「只有眼前路，沒有身後身」。一直到移居上海，與許廣平

同居，有了孩子，在那二層樓的屋子裏菸味瀰漫，或許不時聽見他長年的咳嗽聲，這才有了一點「後院」的雛形。

我在想，周氏兄弟都提過幼時嬉戲的「百草園」，是它們在私塾漢學教育之外，得以自由呼吸，親近自然的所在。成年以後，兩人曾經一起遊學日本，在學舍榻榻米上一起翻譯《域外小說集》。這些共同的回憶，我想像那就是他們的「後院」，在那裏誰也不知道將來的分離……

我很欣羨周作人那種老僧入定般的專注力，人間的苦厄，世間的喪亂，他似乎都確信可以在閱讀和書寫裏，留下一些什麼，在某個時刻成為蒼海中的一根浮木。書齋不只是他自己的後院，他其實打開了窗櫺，成為前庭。

痛苦的時候，我也希望透過書寫，作為一種自癒的方式，僅僅為了自己，因此總是說著些喃喃的囁語，並不能組織得以被完整理解的作品，更不能作為其他人的安慰了。那些自溺在悲傷的時刻裏，語言再怎麼堆砌，也砌不出兒時「後院」的形狀——「後院」是為親密的對象預留了途徑的地方，不是封閉的城堡。

感覺世界將要隨情感的崩解而毀滅時，畏縮，無助，無處躲藏……這時我會在汽車停妥在車格後，待在車上很長很長的時間，甚至乾脆睡一覺，最後勉強下車，不管隨後去的是辦公處，或只是租來的「家」。有一段很長的日子，心境上的荒蕪隨記憶四處蔓生，每一個角落都釘上了美好回憶的標本，像是蝴蝶展開翅膀被釘死在木板上。時時刻刻都觸景傷情。總是移動著的汽車駕駛座，得以逃離所有固定的空間，反倒成為唯一安全的地方。

但那又怎麼稱得上是後院呢。

很久很久以後，像園丁墾拓花園那樣，在滿屋的遺留物，廢棄物，紀念物之中，修剪，芟除，我整理出空間，認真生活，耐心等待……